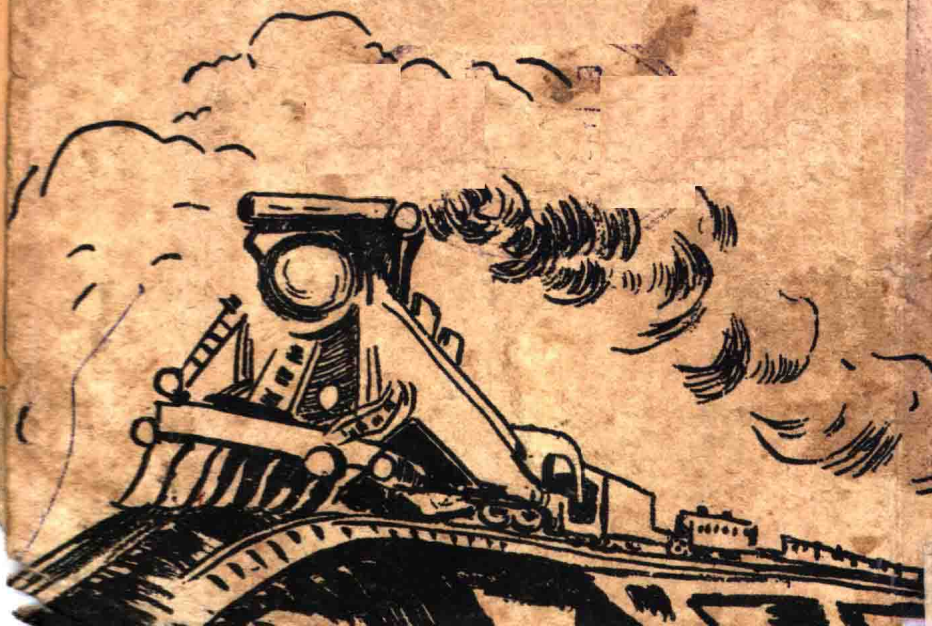


戰後 歐遊錄

愛倫堡等・著 吳楚・仲麟譯

光華書店發行



光華叢刊之一〇

戰後歐遊錄

愛倫堡等著
光華書店發行

戰後歐遊錄

基本定價

元 角

著者 愛倫堡等

譯者 吳楚仲麟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濟陽 大連 哈爾濱

長春 安東 齊齊哈爾

瀋陽 煙台 齊齊哈爾

北平 天津 石家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分發行 新中國書局

ZHANHOW OUYIULU

WU-CHU ZHUN-LIN YI

一九四九年一月
在大連印造
初版發行一萬冊

前言

近代國際問題重點在歐洲，因之一般研究國際問題的都矚目於歐洲問題，戰時如此，戰後仍然如此。

這片地方僅在還半個世紀內便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破壞性的兩次戰爭。這兩次的戰爭是導源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危機與帝國主義國家間爭奪原料市場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兩次戰爭並沒有按照帝國主義者的目的，解決其經濟危機或原料市場，而是勞動人民從戰爭苦難中提高了覺悟與取得了革命鬥爭的鍛鍊，在人類歷史上建立起新的生活與理想國家。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湧現了無產階級執政的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次大戰則湧現了新民主主義東歐諸國，這兩次戰爭後的新產物事實上是宣告了西歐帝國主義諸國都在走向破滅之途。

第二次大戰的確把歐洲的面貌人人改變了，一方面，東南歐諸國新生的民主力量正在向着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大道上邁進；另一方面，却是沒落的西歐帝國主義國家無法治療其戰爭創傷，

國民經濟的破產，未能恢復到戰前甚至就連戰時苦難期的情形也趕不上，長年依賴於大西洋彼岸的金元王國的「恩賜」過活，以至政治經濟上淪為其附庸而無法自拔。

這本書的譯出，目的在於介紹戰後歐洲新舊力量的消長情形。

這裏所譯的二十幾篇遊記都是年來新時代週報先後發表的，特別着重於各國政治經濟各方面敘述，它和一般遊記只重趣味者大不相同，譯者認為與其作偽遊記讀，毋寧作為研究各國國情的文章讀更為恰當些，因此譯者請求讀者勿以一般遊記來要求它，而是把它當作歐洲的國際問題側視來對待它。

譯文欠達與疏漏處或所難免，尚希翻譯界先進賜予指正。

譯者識 一九四八、七、二十、於大連

目次

歐洲新民主國家遊記

波蘭：

波蘭的新生……………愛倫堡 一

波蘭西境開拓記……………列斯涅夫斯基 二四

芬蘭

芬蘭訪問記……………特魯卡列夫 三

捷克：

布拉格農民大會……………米杜夫 三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遊記……………彼勒金 四

克羅提亞遊記	菲力楚克	四
新馬其頓遊記	吉爾桑諾夫	五
保加利亞		
保加亞在建設中	柴普利金	六
從普羅大連夫到瓦爾那	阿方那西耶夫	六
匈牙利		
新生的匈牙利	拉波諾哥夫	六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印象記	英貝爾	七
歐洲其他國家遊記		
希臘		
希臘印象記	穆賀里安	一〇
土耳其	克魯卡沙里安	一〇
伊斯坦堡遊記	維也齊姆斯基	二四

瑞典：	斯德哥爾摩所見	微齊夫	三三
丹麥：	哥本哈根所見	布蘭柯夫	三三
比利時：	布魯塞爾的一週	薩斯拉夫斯基	三三
英吉利：	倫敦所見	巴拉丁	三三
德意志：	德境法佔區旅途漫記	科瓦列夫	三三
	聯區都市環遊記	塔達科夫斯基	三三
	聯洲紀行	加爾金	三三
	東德旅途漫記	羅曼佐夫	三三
意大利：	特洛揚諾夫斯基		三三

羅馬雜記……………賽爾吉耶瓦 一九

意大利人民的境遇……………特洛揚 二六

伊新的里薩半島……

的港在苦難中……………科羅米却夫 三四

波蘭的新生

愛倫堡

人們經常說，詩人的血統已經消失，剩下的僅是寥寥散處各地的幾個典型。杜溫姆居於真詩人之列，他是撰詩的詩人，同時，在日常生活中，在創造的靈感和它的不可避免的豪華中，他也是一位詩人。他有飛鳥的輪廓，從他的嘴唇上所發出的波蘭語言，有時恰如白鴿的鴿鳴聲一般溫存，有時却像老鷹粗厲嘶叫般的好戰。他和我並肩走着，四周是華沙的廢墟，回想起二十年前，有一天我們一同走過這些街道，當時一個密探跟着我，企圖加入討論詩歌，我們大笑着，並且又再談起詩歌。現在，我們的周圍沒有密探，只有廢墟和月亮。杜溫姆突然感嘆的說：「世界上還沒有更美麗的城市呢？」他說得對。拆毀了或損傷了的華沙，在它的悲慘遭遇中仍然顯得美麗，只是在上一個世紀末所建造的普通公寓住宅，現在看起來却彷彿是古羅馬城的廢墟。但是，這座城市並不是死的，城裏人稠密，人們都在工作，在建設；他們拉着磚頭，購買鮮花；他們欣笑着，嘆息着。我在戰前所認識的華沙並不顯得特別美麗，華沙不是克拉科，它沒有窩威爾。

但是華沙有它本身特具的優雅風度和輕盈的美姿，還帶着一點憂鬱的神色。華沙是一個微笑着，同時人們也向她微笑的女人，這種絕非凡庸的微笑，使她的平凡容貌變得嬌麗。今天，她已經變得真正美麗，帶着一種偉大的和悲哀的麗質。

這座城市已有多大的轉變啊！整個波蘭已有多大的轉變啊！當然，在今天還可以發現過去的痕跡，跟着一幅古老地圖的指引，還可以從雜亂的廢墟中尋出道路，可以聽到熟識的聲音，遇到神奇的保存着生命的老友。舊的波蘭仍然存在，殘破了的教堂已沒有屋頂，但教堂的大門仍然洞開着，聖母座前的祭壇邊，擺設着銀燭和鮮花，兩個婦人跪着在做禱告。在一所毀壞了的房子樓下，一家糖果店因未遭損傷而碩果僅存，店裏很擁擠，變窮了但卻永遠是文雅的士紳們顯為高貴的華沙婦人鞠躬盡瘁，在晚餐前的一個鐘頭到這裏來喝喝咖啡。這些都是昔日風光的殘片，它們也收入在今天華沙的偉麗景緻中。現在的華沙和戰前是這樣的不相似——不，更正確的說，是這樣相似，但是又不相同。它已經不是從前的城市，又不是從前的居民。我所說的並不是指華沙的犧牲者和英雄，也不是猶太區裏的難民和叛徒，更不是指着華沙以前居民大部已經死亡的事實。我說的是指着仍然活着的人們，他們和以前不同，他們還保留着輕盈活潑的豐姿，但是他們已經變得更堅強，更嚴肅。街道上人羣的外貌也改變了，耶路撒冷街再不像短歌劇舞台一樣的閃耀着觸目的制服。軍人們今天已經比較樸素，比較上不很浮華，因為他們都已經歷過戰爭。

特務也已消失，留着八字髭的老式紳士比以前少了，乞丐也少了。

我們一向知道波蘭人會作戰，在上一個世紀，他們的英勇故事傳遍全歐。我們一向知道波蘭人民天賦獨厚，他們奉獻給世界的有米基威茲，斯洛瓦基，蕭邦等出色人物。今天，我們看見波蘭人的新面貌——在工作。嚴格而堅決的勞動轉變了被毀滅的華沙，對那喋喋囁囁的聲音以及成堆的磚頭、水泥和石灰增添着新的意義。只有到過波蘭的人們才能了解波蘭人民是怎樣的熱愛着他們的國都和它戲劇性的歷史。希特勒黨徒判處華沙死刑，並且執行了他們的判決，照邏輯的說法，華沙是已經死去了。但是華沙卻仍活着，波蘭的愛和華沙人民的辛勞使它復興。人民每天建造着新房屋，清掃那鋪滿着瓦礫的街道，劃出新的廣場。橫過維斯杜拉河的一座新橋，彷彿是跨過死亡與生命之間的深淵，跨過昔日的大火與未來波蘭的喜樂光輝之間的深淵。

工作並不僅僅限於建築者，每個人都在工作着，勞動的韻律和節拍對於波蘭是新奇的，它並不是那古老的開蕩步伐，也不是現代工廠裏的裝配機械的速度，它是羅曼斯，是頌揚，是重新獲得生命的熱情奔放。在德國法西斯主義者看來，波蘭是卑賤奴隸的佳處，是滅絕生靈的集中營。

只有我們，蘇維埃領域裏的人民才能够體會到法西斯主義者所賜予波蘭的是什麼。這裏令人瞠目的並不是廢墟，而是幾間出自神跡而未遭損害的房屋。然而，毀滅過半的波蘭卻比法國更迅速的恢復起來了，法國所遭受的破壞比波蘭輕微得多，如果責備法國人民太懶惰，那簡直是笑話。但

是法國人民缺乏今天波蘭的團結精神，缺乏波蘭人民對未來所具有的充分信心，這種信心使波蘭人民不向廢墟屈服。就拿這位婦人來說吧，她和她的小孩居住在舊城，在那邊找不到一所未遭毀壞的房屋，他們把一個小小地下室裏的瓦礫打掃乾淨，就住在裏面，並且在門口種上了花。黑夜籠罩着荒涼的街道，一個男小孩坐在亂石堆上埋頭研究着一本教科書，這位婦人在想什麼？第三次大戰？原子炸彈？不，在她那殘破不堪的地下室裏，她的心比任何一個芝加哥或華盛頓的居民更要安靜，她沉思着她的兒子長大了將成爲什麼樣的人——醫師，或者機師。我記得二十年前華沙的狂熱之夜，每天的晚報上都用叫囂的標題向讀者高舉起惡魔，世界上每樣事物，連考那斯城小小的瓦爾當馬拉斯，也是妖魔。今天，華沙——全波蘭的前途是和平的，所以羅茲、比亞里斯多克、波斯南等地的工廠全力開工，成千的商店的棚架上堆滿着貨物，青年男女相繼湧入大學。在古代，劍或七弦琴是波蘭的標誌，但新時代的鐵鏈也同樣是波蘭的象徵。

瓦洛克勞城（即德語的布累斯勞城）是世界上的這樣一個地方，身臨其境的人定會在這裏面特別強有力地感到他對人類的確信。差不多三個月的戰爭，留下了這座毀滅與被棄了的城市。今天它又活着，而且呼吸着波蘭意志的芬香。瓦洛克勞是一座美麗的城市，一些古老的建築——大禮堂，天主教堂和其他教堂——幸好還沒有完全破壞，那美麗的圓柱，裝飾着羅馬式的彫刻，那

哥德式建築的「模糊的一片」，還有那文藝復興時代的天使，這許多建築都仍然存留著。我所認識的一位旅居巴黎多年的畫家有一次對我說：瓦洛克勞的氣氛色調，使他回憶起塞納河堤。我之所以談起繪畫，並非僅由於一想起古瓦洛克勞就離不開藝術，同時也是因為這種真正的創造精神激勵着這座城裏的新居民——學生、瓦匠、或機械師。老的布累斯勞的毀壞，帶來了新瓦洛克勞的興起——這實在是一件奇蹟，值得未來的詩人和編史家反覆歌頌。

我說「老的布累斯勞」，當然不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城裏最偉大建築的美色，還應該聯系到當布累斯勞還是瓦洛克勞的歲月，但我無意在這裏研究政治的考古學或考古的政治學。當我追念着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反抗英國人的艱苦鬭爭時，在我的腦海中，並不同憶起大衛王或者馬加比。

我所關懷的却是現代男女的勞力、汗、和血，因為他們在荒蕪的土地上建立了繁榮的市鎮。在我看來，瓦洛克勞是一個波蘭城市，並不是因為它有波爾斯勞勇士或波爾斯勞·克利茲烏斯帶時代的石碑，它是波蘭城市，因為二十五萬的波蘭開拓者將新的生氣吹進了這些燒焦了和粉碎了的石頭。

華盛頓郵報最近告讀者稱：瓦洛克勞強被分割予波蘭人民，因此波蘭人民就肩負着這沉重的擔子。這家報紙洩露說：仁慈的美國人熱切的要解除波蘭人民這個瓦洛克勞的重負。這篇文章並不是出現在滑稽畫欄內，而是刊登在社論上。在倫敦會議上，馬歇爾和貝文二位先生也表示他們

並不反對替可憐的波蘭人卸下西部地區的肩荷。英美報紙轉載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文章，他們嘆惜着：德國人口過於稠密——曾經是文明的德國領土，現已淪為野蠻地區——他們表示必須修改邊界。幸而瓦洛克勞的命運並不是華盛頓郵報的慈善計劃或者馬歇爾先生的惱怒所能影響的。無論如何，現在波蘭人民知道了誰是他們的朋友。

法西斯德寇的野蠻行為予波蘭以極大的創傷。我只是舉出一個例子：德寇奪取華沙的博物館時，他們把一切非波蘭藝術家的作品運往德國，卻把古老的波蘭藝術名畫撕毀丟棄了。我認為任何有良心的德國人，在和新波蘭爭吵以前應該反覆三思。在英佔領區所出版的一份德國報紙最近宣稱：失掉布累斯勞和斯德丁，就是失去了德國的獨立。這種說法倒是很難辨別它是出自無知或者偽善。失掉了瓦洛克勞使舒馬赫之流不得安寧，但是對於德國的西、南和中部變成所謂「聯區」的事情，他們却非常願意自安於這種最多也不過只是夏威夷和危地馬拉型的「獨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和他們的盎格羅薩克遜後台老板的所謂德國離開西里西亞就不能生存的爭論，更是毫無根據。每當一切德國作家論到戰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東部領土時，無不帶着驚慌的神情而述說着所謂「逃出東方」——換句話說，即大批的德國人從西里西亞移居西方。東部地區對於德國僅是一件副屬品，是一種紋章的炫耀，而不是經濟上所必須的東西。而對於波蘭，新獲得的西

部地區則是麵包、煤、海口——生命。

瓦洛克勞從前的居民，除了幾千個因為德國人來不及殺死的波蘭人以外，就沒有其他人存在。現在的居民，大部份是新移居的，是從烏克蘭西部，從波蘭中部被德寇摧毀了的城市，或者從法國等地遷入的波蘭人。一個人，一家人，或者是一、二百人的集團，到達了一個繁榮的城市，或許會感覺到自己是可憐的難民。但是，二十五萬個開拓者到達了一個全遭毀滅的城市，他們就以建造者自居。過去人們曾經說波蘭人缺乏謹慎和紀律，但是還有一件事情連波蘭人的仇敵也不能否認的，就是波蘭人民的愛國心。這個在歷史上飽嘗過壓迫蹂躪的國家，把愛國熱情貫注到每個波蘭人的心坎中。我曾在法國北部遇到波蘭鑛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他們沒法在獨立的波蘭找到食品和居所。雖然他們住在法國，但他們還是始終忠於波蘭的。現在我又在新的西部波蘭遇見他們，當然我也毫不感覺奇怪了。在這裏他們繼承着歷代波蘭人民的歷史，並且創立着西里西亞的新歷史。瓦洛克勞的拓荒者，在不可思議的艱苦環境中，以驚人的速度重新建立着這座城市的鐵道列車工廠。在這個工廠中，我看見從布格河以北，從立陶宛和法國等地來的波蘭人，在他們眼光中，這個工廠不僅僅是一個工廠，一件工作，或者是由工作而賺得工資的機器，而是與他們所選擇的生命的道路休戚相關的，是人民歷代美夢的實現，而且也是那些被歷史大風暴所捉弄的命運的拯救。

我曾和瓦洛克勞附近鄉村裏的農民交談，他們來自羅夫和窩爾希尼亞等地，並且攜帶了他們

的家畜和一切傢具，起初他們對德國式的房子覺得很不舒適。房屋的外表是這樣的不堅固，而且，一切的一切都感到很不習慣。移民們都分到了大塊土地，而且又有農業機器的協助！不久以後，他們也就覺得很自在。在這裏已經可以感覺到城市所難以獲得的舒適和安逸，但是，農人們總是帶着這種舒適的感覺，就如他們帶着泥土和汗的氣味一樣。他們再也不像新移居者，這裏所建立的生活，好像歷代以來就是這樣，這些農民決不是華盛頓郵報的新聞記者或者苛刻的馬歇爾先生所能移走的。有一位老人對我談起倫敦會議說：「他們喋喋不休的談論些什麼？我們在這裏已經完成了第二次的播種，像我這樣的老頭子或許不很容易習慣於這裏的事物，但是我不是游牧人民，我是一個農夫，沒有人能够把我從這裏趕出去。」

盎格羅撒克遜人響應着舒馬赫的哀鳴，布累斯勞已經變得多退化啊！——這就是他們的呼喊。實際上瓦洛克勞已經發展成爲一個極大的文化中心，它有一所大學，一所工藝學校，一所建築學院，一所美術學校，一所華麗的戲院，一個出版處，一個音樂廳，和許多展覽會場。我不曉得那一樣更是可怕：是德國工兵一街挨過一街有計劃的破壞工作所毀壞的房屋，或者是戈培爾，羅森堡和斯德萊徹所造成的五年法西斯佔領。五年的統治中，布累斯勞沒有學校，沒有書籍，在當代人民的生活中造成了一個大缺口。五年的佔領期在少年們的思想意識中留下了一片真空。現在這片真空已經被充實了——這一奇跡較廢墟中崛起了新城市的奇蹟還要偉大。瓦洛克勞大學所